

《双玉镯》（一名：《双姣奇缘》）

主要角色

宋巧姣：旦
傅朋：小生
孙玉姣：旦
赵廉：老生
宋国士：老生
刘媒婆：彩旦
刘彪：净
刘公道：丑
傅母：老旦

情节

明时，世袭指挥傅朋，母氏遂赠玉镯一对，嘱其自行选配。一日，傅朋出闲游，见孙玉姣门前独坐，互相倾慕，因遗玉镯一只，拟定终身。孙玉姣拾镯惊喜。事为刘媒婆撞见，即往诘问。孙玉姣实告，并以绣鞋一只央为撮合。刘媒婆旋告其子刘彪。刘彪赚绣鞋，讹诈傅朋，为乃叔刘公道驱走。刘彪对傅朋、刘公道，从此怀恨在心。寅夜，刘彪复去赚孙玉姣。适孙玉姣舅父屠申夫妇在室同宿。刘彪疑为傅朋、孙玉姣苟合，举刀便杀；将一人头投掷刘公道后园。雇工宋兴儿发现报刘公道。刘公道大骇，为灭口计，遂将宋兴儿与人头同填枯井。次晨，孙母报官。县官赵廉，捕审孙玉姣。孙玉姣详供傅朋遗镯事。傅朋因被拘，屈打成招。然尸首下落仍无头绪。时刘公道为脱罪责，诬告宋兴儿盗物逃走。赵廉疑与该案有关，即捕宋家父女。虽然当堂辩白无辜，但以无钱补偿刘家财物，宋女巧姣终被收监。狱中，傅朋与二姣相见，各言往事。宋巧姣断定凶手必为刘彪，并允代为鸣冤。傅朋感其德，乃以另一玉镯相赠；且嘱家人代偿刘家银两。宋巧姣出狱，拜见傅母。傅母见镯大喜，收为儿媳。权阉刘瑾往法门寺降香。宋巧姣以探亲为名，雇伴刘媒婆。刘媒婆醉后备诉刘彪赚鞋经过。宋巧姣遂往法门寺控告。刘瑾命赵廉先捕刘彪，后捉刘公道，屠家血案始明，宋子奇冤亦雪。孙、宋二姣，均与傅朋完配。

根据《京剧汇编》第四十集：李万春藏本整理

【第一场：赐镯】

（傅朋上。）

傅朋（引子） 先人将相，论功勋，拓土开疆。
（念） 冲龄人称奇郎，备尝甘苦居穷乡。何时春风泥衔燕，依旧飞入玉华堂。
（白） 小生、姓傅名朋字云程。友德五代玄孙。当日洪武开基，先人征战有功，敕封世袭指挥，与国同休。后因刘瑾专权误国，我爹爹呕血身亡。我母子寄居郾县，农桑度日。这几天母亲长吁短叹，不知为了何事。不免请出母亲，问个明白。
有请母亲！

（傅母上。）

傅母（引子） 萧条朱户寂寞乡，盈盈两鬓似雪霜。
傅朋（白） 母亲万福。
傅母（白） 罢了，坐下。
傅朋（白） 啊母亲，这几日愁眉不展，不知为了何事？
傅母（白） 儿呀，你父未能归葬；孝服已满多时，袭职业文书未到，叫为娘怎不愁闷？
傅朋（白） 原来如此。有道是：
（念） 无官一身轻，有田可勤耕。农养蚕吐丝，自然衣食丰！
（唱） 富贵穷通天主张，
岂在营求书夜忙。
春花秋月尽堪赏，
一世无官又何妨！

傅母 (白) 儿呀!
 (唱) 先人征蜀定南方,
 蒙恩敕封武义郎。
 你父为国中年丧,
 母子扶柩来此乡。
 每日只把雪花赏,
 未见敕封纸半张。
 我儿婚事悬心上,
 母有玉镯早定鸾凰。
 (白) 儿呀,为娘有玉镯一付,带在身旁,寻访才貌佳人,可以婚配。
 傅朋 (白) 孩儿遵命。
 傅母 (念) 自古淑女配鸾凰,
 傅朋 (念) 也要才貌两相当。
 (傅朋、傅母同下。)

【第二场：雇工】

(宋巧姣上。)
 宋巧姣 (引子) 贫穷刺绣习针黹,何日梁鸿配孟光。
 (念) 奴家生来命运低,慈母早亡身无依。四壁萧条如水洗,贫穷无奈常忍饥。
 (白) 奴家、宋氏,小字巧姣。老母早亡,家业凋零。岁值饥荒,我父外出求济未归,奴家孤守寒窗,不觉饥寒难忍。想前辈古人曾画饼充饥,我何不作诗一首,学他一学!啊,爹爹呀!
 (念) 家中无有隔宿米,可怜身无遮寒衣!
 (宋巧姣起,作诗,念。)
 宋巧姣 (念) 冷灶生尘早无烟,饥寒二字并相连。梅谢花开新春景,恼恨蝴蝶绕竹帘。
 (白) 诗已做完,越发饥寒起来了。咳,奴好命苦也!
 (唱) 家贫无有隔宿米,
 可怜身无遮寒衣。
 双锁眉头长叹气,
 无计可充肚内饥。
 (宋国士上。)
 宋国士 (唱) 自幼不会钻营取,
 年岁饥荒将谁依?
 朱门豪富谁周济,
 文章不值半毫厘。
 宋巧姣 (白) 爹爹回来了!
 宋国士 (白) 回来了。
 宋巧姣 (白) 啊爹爹,外面可有人周济我们?
 宋国士 (白) 儿呀,如今喜的是“锦上添花”,谁肯“雪里送炭”?为父的在田苗地里,挖来苦菜,儿快去做来,与为父充饥。
 宋巧姣 (白) 孩儿遵命!
 (宋巧姣哭,下。)
 宋国士 (白) 适才进得门来,看见我女儿在桌上书写什么,待我看来。原来是绝句一首。
 (宋国士看诗念。)
 宋国士 (念) 冷灶生尘早无烟,饥寒二字并相连。梅谢花开新春景,恼恨蝴蝶绕竹帘。
 (白) 想我宋国士所生一子,呆蠢如泥;生得一女,却乖巧伶俐,哎,我那伶俐的儿呀!
 (唱) 自幼丧母身无依,
 独坐寒窗谁怜惜?
 谨守闺门贞烈女,
 后来必作贵人妻。

(宋兴儿上。)

宋兴儿 (唱) 朝走东来暮走西,
贩卖营生苦惨凄;
今春买卖无毛利,
囊无资本总是虚。

(白) 孩儿拜揖!

宋国士 (白) 儿呀, 求人赍济之事如何呀?

宋兴儿 (白) 世态炎凉, 谁肯赍济? 刘公道要雇孩儿为工, 儿引他前来, 与爹爹商议。

宋国士 (白) 儿呀, 你小小年纪与人家为工, 为父怎忍?

宋兴儿 (白) 爹爹, 事到如今, 还说什么忍与不忍, 不过是暂度荒年罢了。

宋国士 (白) 如此, 待为父请他进来。

(宋国士欲行又止。)

宋国士 (白) 道为父有请!

宋兴儿 (白) 有请刘伯伯!

(刘公道上。)

刘公道 (念) 有田无人种, 出钱来雇工。

宋国士 (念) 雇工非容易, 俱是奴下人。

刘公道 (白) 宋先生何出此言? “俱是有缘人”哪。

宋国士 (白) “俱是奴下人”!

刘公道 (白) 宋先生此话太谦了, 哈哈……

宋国士 (白) 刘兄请进!

刘公道 (白) 请!

(宋国士、刘公道同进。)

刘公道 (白) 适才令郎说要与人家为工, 可是真的么?

宋国士 (白) 啊刘兄, 贫穷所逼, 见笑了。

刘公道 (白) 为工作活, 有什么“见笑”呢? 宋先生, 这工价银要多少?

宋国士 (白) 刘兄, 小儿蠢笨, 只求有碗饭吃, 还敢要工价多少!

刘公道 (白) 宋先生, 我岂肯白白用人? 你我是先小人, 后君子。每年工价银三两; 外加细米三斗, 不在其数。你看少也不少?

宋国士 (白) 工价银三两么, 却也不少。只是细米三斗, 却不敢收。

刘公道 (白) 宋先生, 莫非你是嫌轻?

宋国士 (白) 刘兄说哪里话来? 漫说三斗, 就是一升半碗, 谁肯白送?

刘公道 (白) 好, 告辞!

宋国士 (白) 哪里去?

刘公道 (白) 去到大街, 请一代笔先生, 立下雇工文约。

宋国士 (白) 怎么, 还要立文约么?

刘公道 (白) 那个自然。

宋国士 (白) 待弟写来。

刘公道 (白) 哎呀, 我倒忘怀了, 眼前有夫子, 何必求圣人。如此有劳了!

宋国士 (白) 待我来写。

(宋国士写文约。)

宋国士 (白) 刘兄请看。

刘公道 (白) 写得好。只是无有保人!

宋国士 (白) 老汉亲笔写的——

(宋巧姣暗上, 看刘公道, 下。)

宋国士 (白) 何用保人, 请来收起。
兴儿, 随刘伯伯去吧!

宋兴儿 (白) 是。

刘公道 (白) 告辞了!

(唱) 令郎举动多伶俐,
放羊也不费心机。
同居同食同和气,
些许工银何足惜。

(刘公道、宋兴儿同下)

宋国士 (唱) 只为眼前无生计,
兴儿去的好惨凄。
求人不如求自己,
恨我家贫少食衣。

(宋巧姣上。)

宋巧姣 (唱) 篱笆后面暗偷觑,
我看他面带恶相令人疑。
心中盘算猜仔细,
急向严亲说端的。
今日月破诸事不利,
此刻上工甚不宜。

(白) 参见爹爹!

宋国士 (白) 罢了。

宋巧姣 (白) 啊爹爹, 方才孩儿见那人面带恶相, 决非安分良民。为何叫我弟弟与他为工呢?

宋国士 (白) 只因家贫如洗, 又逢荒年, 为父也是万般无奈了。

宋巧姣 (白) 纵然为工, 不该叫我弟弟今日上工。

宋国士 (白) 今日怎么?

宋巧姣 (白) 今日乃是“月破”忌日, 诸事不宜。

宋国士 (白) 我儿忒小心了。与人为工, 还讲什么“月破”? 你不必多言, 去煮粥来, 今日你我父女要饱餐一顿。

宋巧姣 (白) 是。

宋国士 (白) 正是:

(念) 事成休议论,
宋巧姣 (念) 月破起疑心;
宋国士 (念) 且问直中直,
宋巧姣 (念) 须防仁不仁。

(白) 咳!

(宋国士、宋巧姣同下。)

【第三场：拾镯】

(孙玉姣上。)

孙玉姣 (引子) 愁锁双眉头, 只为腹内忧。
(念) 泪湿衣衫痕满袖, 新愁又接旧日愁。漂梅期至燦如秀, 见人不觉满面羞。
(白) 奴家、孙玉姣。父亡母寡, 家亦不丰。年方二九, 尚未许配人家。母亲好佛, 终日不理家务, 料今生无有出头之日。思想起来, 心事如麻。咳!

(念) 泪如秋夜雨, 一点一声愁!

(孙母上。)

孙母 (引子) 要抛红尘路, 须将烦恼丢。
孙玉姣 (白) 参见母亲!

孙母 (白) 罢了, 一旁坐下。

孙玉姣 (白) 谢坐! 啊母亲, 为何起来甚早?

孙母 (白) 儿有所不知, 只因普渡寺来了一位和尚, 在寺内谈经说法, 为娘要去听经参拜。

孙玉姣 (白) 不过是个头陀, 拜他何来呢?

孙母 (白) 嗯! 毁僧谤道, 难免“地狱”“割舌”之罪。从此改过才是!

孙玉姣 (白) 孩儿遵命。

孙母 (白) 我儿习学针黹, 小心门户。我要听经去了!

(唱) 我去后你在家莫要闲坐,
守家门将针黹用心习学。
吃清斋三早晨也不为过,
等午后娘回来料理生活。

(孙母下。)

孙玉姣 (唱) 老母亲虔佛事又去早课,

全不问女儿的心事如何。
难料想我今后怎样结果，
忍不住扑簌簌泪雨婆娑。

(白) 且住！我母去后，闷坐无聊，何必静掩柴扉？待我将门儿半开，散心一回，有何不可！

(西皮原板) 锁深闺闷恹恹实难坐卧，
叹生在贫穷家红颜命薄。
女儿家站门口虽云不可，
暂时儿料无有什么风波。

(傅朋上。)

傅朋 (唱) 闲散步从孙家门前路过，
见一位美佳人貌似嫦娥。
只见她俏容颜似鲜花一朵，
引得我魂灵儿飞过天河。

(白) 且住！这位大姐生得天资国色。想必是孙妈妈之女，我傅朋若得此女为妻，平生之愿足矣。待我向前与她讲话。哎呀且慢！素不相识，男女交言，于礼有碍，待我转去了吧。

(唱) 虽同乡碍礼仪不敢有错，
况与她并无有半点瓜葛。
我也是宦门后英雄才略，
怕的是乡里们笑我轻薄。

(傅朋回头笑，下。孙玉姣看。)

孙玉姣 (白) 呀！
(唱) 他虽去却频频回顾于我，
好一个美男子风流情多。
容颜俏虽潘安比他不过，
若与他成连理终身有托。

(孙玉姣进门，开门，望。刘媒婆暗上，望。)

刘媒婆 (白) 唉！
(唱) 背地里被老身一眼看破，
男有情女有意互送秋波。

(傅朋内咳嗽。)

刘媒婆 (白) 又来啦！
(唱) 我且在大树后侧身躲过，
看他们见了面怎把话说。

(傅朋上。)

傅朋 (唱) 引得我急煎煎心热如火，
再转去通姓名看她如何。
似这等好机缘不能错过，

(孙玉姣开门，傅朋与孙玉姣对看。)

傅朋 (唱) 暗与她留一物好结丝萝。
(白) 请问大姐，这可是孙妈妈门首？

孙玉姣 (白) 正是寒舍。

傅朋 (白) 孙妈妈可在家中？

孙玉姣 (白) 家母不在家中。

傅朋 (白) 哦，你原来是孙家大姐，小生有礼了！

孙玉姣 (白) 还礼。足下尊姓大名，何以问及家母？

傅朋 (白) 小生姓傅名朋，就在前面居住。闻知贵宅养的好雄鸡，小生要买一只使用。

(刘媒婆背供。)

刘媒婆 (白) 这小子敢情是买鸡来啦！

孙玉姣 (白) 雄鸡倒有。家母不在家中，难做交易。

(傅朋背供。)

傅朋 (白) 哎呀且住！我带玉镯一付，不免卸下一只，假遗在地，她若拾去，姻缘必成。

啊大姐，令堂不在，小生往别处去买。

孙玉姣（白）相公请便。

傅朋（白）告辞了。

（傅朋作揖，看。刘媒婆背供。）

刘媒婆（白）好啊！

（傅朋、孙玉姣双望门。）

傅朋（西皮原板）暗丢下这玉镯权当媒约，
假施礼展衣袖遗落玉镯。

（傅朋遗镯。）

傅朋（西皮原板）若拾去这姻缘八九稳妥，

（傅朋下。孙玉姣望门，刘媒婆欲拾镯，孙玉姣出门，刘媒婆吓退。孙玉姣拾镯。傅朋上，看。）

傅朋（白）妙啊！

（唱）回家去禀告母亲请人说合。

（傅朋下。孙玉姣望门。）

孙玉姣（白）呀！

（唱）临行时笑盈盈施礼别我，

（刘媒婆暗下。）

孙玉姣（唱）有意儿展衣袖遗落玉镯。
我与他结丝萝有何不可，
作一对好夫妻终身有托。

（孙玉姣闭门，开门，看，关门，下。刘媒婆上。）

刘媒婆（白）有趣啊！

（唱）他二人两相顾含情脉脉，
这其中缺少个人儿说合。
这时候不由我心中暗乐，
似这种大媒人谁来争夺。

（白）我、屠户刘彪之母，惯当媒婆。方才看见傅朋与孙玉姣，眉来眼去，彼此送情，
临行留下一物，被老身瞧见。这是好事，我去给他们办办。想起这俩人儿来，
实在可乐，啊哈哈……

（【夜深沉】牌尾子。刘媒婆两望门。）

刘媒婆（唱）险些儿把我的两腮笑破，
他二人背地里露出手脚。
偷情事大料她瞒我不过，
我幼年也做过那样生活。

（刘媒婆下。）

【第四场：诳鞋】

（孙玉姣上。）

孙玉姣（西皮原板）把玉镯在灯下端相一晚，
不住地长叹气珠泪涟涟。
难得他至诚心与我爱恋，
得下这相思病令人缠绵。
怕不能射雀屏绣幕牵线，
怎能够大礼成匹配良缘？
恨母亲信佛法全然不管，
倒叫我女儿家左难右难。

（刘媒婆上。）

刘媒婆（西皮原板）有老身清晨起急用早饭，
移步儿来至在孙家门前。

（白）开门来！

孙玉姣（白）门外是哪个？

刘媒婆（白）听了！

(西皮原板)
 孙玉姣 (白) 我本是刘妈妈来把门串，
 原来刘妈妈到了，待我与你开门。
 (孙玉姣藏镯。)

刘媒婆 (白) 快着点儿啊！
 孙玉姣 (白) 来了来了。
 (孙玉姣开门。)

孙玉姣 (白) 妈妈请进！
 (刘媒婆进门，看。)

孙玉姣 (白) 看什么？
 刘媒婆 (西皮原板) 你的母因何故不在家园？
 孙玉姣 (白) 我母亲往普渡寺听经去了。
 刘媒婆 (西皮原板) 抛下你冷清清无人作伴，
 孙玉姣 (白) 这也是孩儿命该如此。
 刘媒婆 (白) 咳！
 (西皮原板) 见她锁双眉珠泪不干。
 孙玉姣 (白) 待我取杯茶来，妈妈饮用。
 刘媒婆 (白) 有劳啦！
 (西皮散板) 我要将衷肠话细问一遍，
 好一似长江里抛下钓竿。

孙玉姣 (白) 妈妈请茶。
 刘媒婆 (白) 哎呀，你烫了我的手指头啦！
 孙玉姣 (白) 妈妈碍也不碍？
 刘媒婆 (白) 这是个空碗，不要紧。
 孙玉姣 (白) 妈妈请坐！
 刘媒婆 (白) 坐着坐着。你妈听经去啦？
 孙玉姣 (白) 听经去了。
 刘媒婆 (白) 这个老东西，抛下这么个大姑娘就走啦？倘若是进来个年轻小伙子——
 孙玉姣 (白) 什么？
 刘媒婆 (白) 给打一顿，那还了得！你妈不在家，谁给你梳的头啊？头梳的倒好，怎么花戴的不大好，你看那花戴到哪儿去啦？都戴歪啦！
 (孙玉姣摸头，露镯，刘媒婆嗽。)

刘媒婆 (白) 我说玉姣啊，你手腕上光晃晃的是什么东西啊？
 孙玉姣 (白) 无有什么东西。
 刘媒婆 (白) 我看见啦！
 孙玉姣 (白) 不瞒妈妈说，是一只玉镯。
 刘媒婆 (白) 什么玉镯，拿来我看看。
 孙玉姣 (白) 无有什么好看。
 刘媒婆 (白) 我又不要你的，我看看也不要紧哪！
 孙玉姣 (白) 妈妈请看。
 刘媒婆 (白) 我看看。
 孙玉姣 (白) 妈妈是个近视。
 刘媒婆 (白) 我，咳，还他妈的是个“举人”哪！你们屋里太黑，我拿到门外头看看去。
 孙玉姣 (白) 妈妈屋里看吧！
 刘媒婆 (白) 你甭害怕，我不能给你拐跑喽。把我烟袋放下做抵押。
 (刘媒婆出门。)

刘媒婆 (白) 这孩子，真不开眼，哪是个玉的，是烧料的！虽说是料货，还是这么这么来的哪！
 (刘媒婆进门。)

刘媒婆 (白) 玉姣，你收起来吧，真不错。
 孙玉姣 (白) 妈妈，你看好不好哇？
 刘媒婆 (白) 好。
 孙玉姣 (白) 好，是我家的。
 刘媒婆 (白) 我知道。我说玉姣啊，你们家贫寒，哪儿来的这稀罕物件哪？

孙玉姣 (白) 乃是孩儿在门外无意捡来的。

刘媒婆 (白) 怎么着，你捡来的？怎么我一天价走大街、穿小巷，走东家、串西家，甬说捡玉镯；连个铜子儿也没捡着啊？

孙玉姣 (白) 妈妈老了，你无有这个时气呀。

刘媒婆 (白) 对喽，我老啦，不走时气啦。哪像你们年轻的人，正走红运哪？我看你不是捡来的！

孙玉姣 (白) 哪里来的，哪里来的？

刘媒婆 (白) 是个年轻小白脸儿送给你的！

孙玉姣 (白) 你住了！我母不在家中，你讲出这样言语，你快快出去吧！

(孙玉姣怒，坐。)

刘媒婆 (白) 你不用跟我发横。让我说出来你听听。

孙玉姣 (白) 你讲！你讲啊！

刘媒婆 (白) 你听了！

(西皮原板)

孙玉姣 (白) 送玉镯他是个富户乡宦，

刘媒婆 (白) 他叫什么名字？

孙玉姣 (白) 他的名叫傅朋青春少年。

刘媒婆 (白) 我们在哪里相会？

孙玉姣 (白) 你一人在门前穿针引线，

刘媒婆 (白) 你在哪里看见？

孙玉姣 (白) 你不认账，我学你看看。你这么一开门，他一看你，你一看他，他假装施礼，把玉镯放下就走啦。你一捡，他又回来啦。你这么一害臊。咳咳咳，对不对！

(孙玉姣笑。)

刘媒婆 (白) 对了吧，玉姣啊！

(西皮原板)

(白) 这本是你二人情意缠绵。

(白) 好啊，你作这个事情，打算瞒着我？你也不打听听，我是干什么的！我从八岁上，就干这事。你有气是假的，我有气是真的，可把我气坏啦！

孙玉姣 (白) 妈妈！

刘媒婆 (白) 喇嘛，在庙里哪！

孙玉姣 (白) 老娘！

刘媒婆 (白) 老羊，上山吃草去啦！

孙玉姣 (白) 孩儿与你跪下了！

(孙玉姣跪。)

刘媒婆 (白) 我问你有这么回事没有？

(孙玉姣低头，作着急不语。)

刘媒婆 (白) 低头不算点头算。

(孙玉姣点头。)

刘媒婆 (白) 起来吧！

(孙玉姣起。)

孙玉姣 (白) 与孩儿拿个主意才好。

刘媒婆 (白) 一定，我有主意。你有什么东西交给我，我给他送去，保管你们的姻缘成就。

孙玉姣 (白) 我家贫穷，哪里来的稀罕之物？

刘媒婆 (白) 你有绣鞋没有？

孙玉姣 (白) 啊，妈妈，你要多少？

刘媒婆 (白) 我又不开鞋铺，一只就行。

孙玉姣 (白) 待孩儿取来。

(孙玉姣取鞋。)

孙玉姣 (白) 妈妈绣鞋在此。

(唱)

这事妈妈你一人见，
茶前酒后须谨言。
父亡母寡把佛念，
不管我寂寞深闺终身姻缘。
妈妈与我行方便，
感念心间定报还。

刘媒婆 (白) 玉姣啊！
 (唱) 老身我惯作那嘘寒送暖，
 叫玉姣且把那心儿放宽。
 将绣鞋作表计柴扉紧掩，
 会佳期须要你等候三天。
 (白) 你在家等着吧，我去啦。
 孙玉姣 (白) 妈妈再待片刻。
 刘媒婆 (白) 恐怕我儿子回来用饭。我要回去啦。
 孙玉姣 (白) 送妈妈！
 刘媒婆 (白) 不用送啦。你等三天，自有喜信儿。
 孙玉姣 (念) 茶前酒后须谨言，
 刘媒婆 (念) 叮咛不必再而三。
 孙玉姣 (念) 挑灯等待青鸾至，
 刘媒婆 (念) 管引蝴蝶进桃源。
 (孙玉姣、刘媒婆自两边分下。)

【第五场：搜鞋】

(刘彪上。)
 刘彪 (唱) 手拿明亮刀一把，
 惯将六畜来宰杀。
 大戮小秤任我挂，
 鲜血盆内作生涯。
 杀生害命把日度，
 开肠破腹支撑家。
 任凭来世变牛马，
 今生酒肉享荣华。
 (白) 小子、刘彪。身当屠户。宰杀回来，不免到家中看看便了。
 (唱) 宰杀完毕回家下，
 (刘彪进门。)
 刘彪 (唱) 母亲为何不在家？
 (白) 我母亲不在家里，门也不锁。也不知道她往哪儿去啦？
 (刘媒婆上。)
 刘媒婆 (念) 家门未上锁，走步快如梭。
 (白) 孩子，你回来啦？你吃什么，妈妈给你作饭去。
 刘彪 (白) 儿在外边儿吃过啦。啊母亲，您不在家里看守门户，哪儿去啦？
 刘媒婆 (白) 孩子你不知道，孙寡妇往普渡寺听经去了，家里没人，我跟她闺女作伴儿去啦。
 刘彪 (白) 孙寡妇不在家，怎么不叫孩儿跟她女儿作伴去哪？
 刘媒婆 (白) 放屁！人家是大闺女，还没有出门子哪，怎能叫你作伴儿去？
 刘彪 (白) 她是个没出门子的闺女，我是个没娶媳妇的小子，我跟她作伴，不是正合适吗？
 刘媒婆 (白) 你怎么这么胡说八道的？我打你这王八不是人养的小畜生！
 (刘媒婆打刘彪，绣鞋掉，刘彪拾鞋。)
 刘彪 (白) 妈呀，这是哪儿来的？
 刘媒婆 (白) 这是我的，快拿来！
 刘彪 (白) 您老人家这么大的岁数，还穿这样的鞋？八成您老有少心吧！
 刘媒婆 (白) 好啊！你怎么说妈妈这个？你也不怕天打雷劈你！
 刘彪 (白) 您告诉我，是哪儿来的？
 刘媒婆 (白) 是我的，快拿来！
 刘彪 (白) 您要不说实话，我拿到街上嚷去！
 刘媒婆 (白) 你别嚷。我告诉你：只因孙玉姣与傅朋有约，叫我送给傅朋做人情表记的。告诉你啦，拿过来吧！
 刘彪 (白) 您这么大岁数，怎么净做这个事？日后犯了事，必要到官，母亲前边走，孩儿后面随，叫孩儿怎么见人哪？您也做点儿德行事，您看孙寡妇普渡寺听经去啦，

您也跟着人家学一学，行点儿好事。您专门做这没体面的事，您叫我怎么为人哪？

刘媒婆（白）好孩子，说的是。本来嘛，我这么大岁数，不学好。明儿个我也往普渡寺听经去。拿鞋来，我给她送回去。

刘彪（白）我怕您不给孙家送去，怕您给了傅朋。

刘媒婆（白）依你怎么办哪？

刘彪（白）依我，弄把火把它烧啦，倒也干净。

刘媒婆（白）烧了好？

刘彪（白）烧了干净。

刘媒婆（白）烧了吧！

（唱）从今后这件事娘再不管，

刘彪（白）着哇！您老人家再不要管这些个闲事啦。

刘媒婆（唱）学一个女居士拜佛参禅。

刘彪（白）这是好事。

刘媒婆（唱）回厨下娘与你安排茶饭，
你将这红绣鞋用火焚燃。

（刘媒婆下。）

刘彪（白）好啊！

（唱）假意儿烧绣鞋将她来赚，
她焉知我腹内巧妙机关。

（白）我说将绣鞋用火烧喽，不过瞒哄母亲。我不免将绣鞋拿到大街之上，讹诈傅朋的银钱；然后再指这只绣鞋，与孙玉姣成其美事。我就是这个主意！

（唱）险些儿笑出口忙把声掩，
得绣鞋如得了珍宝一般。
到大街先讹诈富户乡宦，
再去与孙玉姣倒凤颠鸾。

（刘彪下。）

【第六场：讹诈】

（院子、傅朋同上。）

傅朋（唱）蝴蝶儿舞翩翩成双结对，
两岸的柳枝儿浪摆风吹。
杏花开桃花放含苞吐蕊，
乐春景与朋友沽饮几杯。

（刘彪上。）

刘彪（唱）怀揣着绣鞋儿假装酒醉，
大街上寻傅朋惹事招非。

（刘彪撞傅朋。）

院子（白）你这厮可恶，为何撞着俺家主人？

刘彪（白）大街上行走，撞一下儿也不要紧！

院子（白）有道是：低头走路，抬头看人。

刘彪（白）那么我撞啦该当怎么样哪？

院子（白）我打你这厮！

傅朋（白）呃，不要与他生气，他吃醉了。

刘彪（白）我“醉”事小，你“罪”事大。

傅朋（白）大丈夫作事，问心无愧，我有何罪过？

刘彪（白）有人告了你啦！

傅朋（白）谁来告我？

刘彪（白）孙寡妇告你！

傅朋（白）她告我什么？

刘彪（白）她告你调戏她的女儿。

傅朋（白）你这奴才，在大街之上，胡言乱语。

家院，与我打这个奴才！

(院子打刘彪，刘公道上。)

刘公道 (白) 大官人不要打。舍侄醉了，冒犯公子。待我责打这个畜生。

(刘公道打刘彪。)

刘公道 (白) 还不滚回家去！

刘彪 (白) 这事你管不了，你接着我的！

(刘彪推刘公道，跑下。)

刘公道 (白) 侄儿刘彪酒醉，老汉这里赔礼了！

傅朋 (白) 老丈免礼。

刘公道 (白) 因何与他恁气？

傅朋 (白) 老丈啊！

(唱) 我与他从无有一面之会，

大街上横行事招惹是非。

平白地撒酒风弄迷捣鬼，

无奈何才与他扭结一堆。

(白) 请问老丈尊姓大名？

刘公道 (白) 大官人哪！

(唱) 总乡约刘公道是我名讳，

这畜生名刘彪无事不为。

自幼儿父早亡无人教诲，

明日里教训他以礼相赔。

(白) 大官人不必生气，明日叫他与大官人赔礼也就是了。

傅朋 (白) 这就不必了。正是：

(念) 无烦恼处惹烦恼，

刘公道 (念) 得开恩时且开恩。

傅朋 (念) 是他酒后非君子，

刘公道 (念) 量宽且自容小人。

(白) 请了！

(刘公道、傅朋、院子自两边分下。)

【第七场：劝妻】

(贾氏上。)

贾氏 (引子) 闷坐闺阁，我儿夫，虔心好佛。

(念) 谨守家门深寂寞，空房冷落蹙双蛾。儿夫不守闺房乐，辜负红颜命运薄。

(白) 奴家、贾氏。配夫屠申。儿夫终日好佛，不顾闺房之乐。奴自过得门来，从未生育，不知百年之后，谁是祭祀之人，思想起来，好不叫人伤感也！

(西皮慢板) 想儿夫信佛法家务不管，

看将来无度用谁人垂怜？

叹膝前乏子嗣怎接后线，

百年后有何人焚化纸钱！

(屠申上。)

屠申 (笑) 哈哈！

(唱) 普渡寺可算是一所仙观，

来了个得道僧法力无边。

回家去劝我妻听经禅院，

(屠申进门。)

屠申 (唱) 叫娘子快随我去见神仙。

贾氏 (白) 官人回来了？

屠申 (白) 回来了，哈哈！

贾氏 (白) 官人何为发笑？

屠申 (白) 只为普渡寺来了一位三阳和尚，此人道力颇深，不亚济颠再世。在普渡寺谈经讲法大收门徒。善男信女结伴成群，前去听经。我有心带了娘子前去，不知你

意下如何？
 贾氏 (白) 官人好佛，不理家务，日后尚有寒暖不接，如何是好？
 屠申 (白) 为人修成神仙之体，抛弃红尘，何乐无有？何故自寻儿女烦恼！
 贾氏 (白) 神仙自有神仙做，哪有凡人做神仙！
 屠申 (白) 娘子呀！
 (唱) 刘晨、阮肇奔仙山，
 不染红尘乐陶然。
 只要虔心诵经卷，
 何愁羽化不登仙。
 贾氏 (唱) 每日只想诵经卷，
 诵经难救家贫寒。
 只见世人多受难，
 未见死鬼做神仙。
 屠申 (唱) 娘子只要心向善，
 死后和谐永万年。
 何必又把儿孙盼，
 虽死如生更喜欢。
 贾氏 (唱) 非是我心意不向善，
 贫寒之日就在眼前。
 后世难满今世愿，
 你去参禅我不参禅！
 屠申 (唱) 娘子莫要心不转，
 卑人有言听根源。
 (白) 啊娘子，今日你随我前去听经，大概姐姐也要前去。你我顺便去看看甥女玉姣。
 到了那里，那三阳和尚若是无有神仙妙术，明日我就不信佛了，回家来经理
 家务就是。
 贾氏 (白) 既然如此，我随你前去也就是了。
 屠申 (白) 你随我来呀！
 (唱) 叫娘子你把那门儿来掩，
 贾氏 (唱) 不参禅到孙家望看一番。
 (屠申、贾氏同下。)

【第八场：参禅】

(小和尚上。)
 小和尚 (念) 削发静修落清闲，终日拜佛与参禅。人人称羨出家好，哪知出家事事难！
 (白) 贫僧普渡寺知客僧人，法名智寿。今天三阳和尚在此说法，不免前去伺候。
 (孙母上。)
 孙母 (白) 啊大师傅！
 小和尚 (白) 阿弥陀佛！
 (刘媒婆上。)
 刘媒婆 (白) 大师傅！
 小和尚 (白) 施主。
 (众善士同上。)
 众善士 (白) 大师傅！
 小和尚 (白) 阿弥陀佛！
 (屠申、贾氏同上。)
 屠申、
 贾氏 (同白) 大师傅！
 小和尚 (白) 阿弥陀佛！
 屠申、
 贾氏 (同白) 啊姐姐！
 孙母 (白) 兄弟、弟妹，你们也来了？

贾氏 (白) 我看甥女来了。

孙母 (白) 她在家看守门户，未曾前来听经。

屠申 (白) 啊小师傅，弟子等愿入佛会，乞求引渡。

小和尚 (白) 这位女居士是谁呀？

刘媒婆 (白) 我是屠户刘彪之母，在永宁街居住。愿入佛会，乞求引渡。

小和尚 (白) 如此，众居士少等。候大师傅出了禅堂与你们通传。

(〔内响云板〕。)

小沙弥甲 (内白) 云板三响，三阳师傅来也。

屠申、
贾氏、
刘媒婆、
孙母、
众善士 (同白) 阿弥陀佛！

(四小沙弥引三阳和尚同上。)

三阳和尚 (吹腔) 桑田成海海成田，
霎时人间几千年。
众僧若得通禅慧，
何愁不成大罗仙。

(白) 贫僧、西夷山报恩寺三阳和尚，法名智空。遍游四方，大张教化。今日在郾邬县普渡寺说法。
众弟子，击鼓鸣钟！

四小沙弥 (同白) 是。

(〔击鼓鸣钟〕。)

小和尚 (白) 启师傅：乡村来了一男一女，愿入佛会，乞求引渡。

三阳和尚 (白) 引他进来。

小和尚 (白) 是。愿入佛会的，随我进来！

(屠申拉贾氏、孙母、刘媒婆同进。)

小和尚 (白) 跪下报名！

(屠申、贾氏同跪。)

屠申 (白) 弟子屠申，我妻贾氏。

三阳和尚 (白) 抬起头来！

(屠申抬头，三阳和尚看，惊。)

三阳和尚 (白) 呀，面带凶光，令人好惊怕也！

(吹腔) 他二人已做了幽冥鬼犯，
不久被害赴黄泉。
虽然是虔诚心向善，
前因后果非偶然。

小和尚 (白) 你也报名！

(刘媒婆跪。)

刘媒婆 (白) 刘门胡氏。

三阳和尚 (白) 众居士，请回去吧。百日后才能谈经说法！

刘媒婆 (白) 这不是白来一趟吗？

(刘媒婆下。孙母、屠申、贾氏、众善士同下。)

三阳和尚 (白) 众弟子，这里只留下二三僧人看守寺院，在佛前烧香。馀下之人，明日随我到终南修炼便了。

(唱) 郾邬县人情可厌，
男女无不好利贪。
怕的是久后禅机变，
不如我早些到终南。

(众人同下。)

【第九场：误杀】

(孙玉姣上。)

孙玉姣 (唱) 刘妈妈此一去鱼沉雁杳，
叫奴家闷恹恹情懒无聊。
她许下三日内喜信来到，
屈指算已五日奴好心焦。

(白) 自从那日刘妈妈去后，言道三日内必有喜信。如今已到五日，青鸾音杳，莫非公子有病？刘妈妈也当送信前来呀？可说是刘妈妈你真闷死人也！

(唱) 泪珠儿扑簌簌腮边垂掉，
月老仙把我的名儿勾消。
这一场南柯梦反复颠倒，
看起来红颜女薄命相招。

(白) 待我点起灯来，闺房闲步，静盼好。正是：

(念) 红颜多薄命，婚姻受折磨。心慌难坐卧，两眼泪婆娑。

(孙母、屠申、贾氏同上。)

孙母 (念) 为念弥陀，哪怕奔波。
屠申 (念) 等过百日，再去拜佛。
孙母 (白) 开门来！
孙玉姣 (白) 母亲回来了。

(孙玉姣开门。)

孙母 (白) 你舅父、舅母到了。点灯！
孙玉姣 (白) 绣房有灯。
孙母 (白) 就在绣房坐吧。
屠申 (白) 是。

(孙母、屠申、贾氏、孙玉姣同走小圆场。)

孙玉姣 (白) 参见舅父、舅母！
屠申、
贾氏 (同白) 罢了。
孙母 (白) 快去安排晚饭！
屠申 (白) 不用，身体劳困，不用茶饭。歇息了吧。
孙母 (白) 既然如此，我儿到上房与娘同宿，绣房让你舅父、舅母安歇。
孙玉姣 (白) 待孩儿去到上房点灯。咳！

(孙玉姣下。)

孙母 (白) 天交一更，你们安歇了吧。
屠申、
贾氏 (同白) 姐姐请便。
孙母 (白) 我要歇息去了！
(唱) 老身我每日里穷忙不了，
佛堂前有晚香还未曾烧。
这几日佛案上未必打扫，
诸般事都要我亲自操劳。

(孙母下。)

屠申 (唱) 这一时只觉得心惊肉跳，
眼昏花一阵阵身似火烧。
为什么今夜晚诸多征兆？
贾氏 (唱) 这半晌心儿内好似油浇。
想起那庙中僧只把面照，
说什么讲道法须过百朝？
分明是那僧人胡言乱道，
守本分又何必把佛来朝？
劝夫君你且把那佛心去了，
你何必相信他枉自徒劳！
屠申 (白) 娘子说的是。明日回得家去，经理家业就是。
贾氏 (白) 这便才是。

屠申 (白) 劳碌终日，身体困倦得紧，你我安了吧！
 (屠申、贾氏同入帐。〔起二更鼓〕。刘彪上。)

刘彪 (念) 月下风冷腹内空，胸中如积万年冰。
 (白) 小子、刘彪。宰杀回来，在外面多吃了几杯水酒，天色已晚。待我快快回家去吧！

(刘彪走圆场。)

刘彪 (白) 来此已是孙寡妇门首，怎么门儿半掩？事有蹊跷。待我进去看个动静。
 (刘彪进门看。)

刘彪 (白) 这是佛房。
 (刘彪走看。)

刘彪 (白) 这是厨房。
 (刘彪走看。)

刘彪 (白) 这是绣房。怎么这绣房也未曾关门？待我听上一听。
 (刘彪听。)

刘彪 (白) 鼻息吁吁，待我进去看看。
 (刘彪进，看。)

刘彪 (白) 怎么有一男一女睡在这儿？哦呵是啦，想是孙玉姣这个小淫妇与傅朋通奸。可恨傅朋在大街之上，叫家院暴打于我，此仇未报，我恨怎消？我身旁带有宰猪钢刀，将他二人杀死以消前恨！

(刘彪杀屠申、贾氏，出。)

刘彪 (白) 想那日刘公道在大街之上劝解不公，我不免拿个人头扔他家便了。
 (刘彪下。孙母执灯上。)

孙母 (白) 正要朦胧睡去，忽听院中似有人行。待我拿灯看来。
 (孙母走，看。)

孙母 (白) 怎么街门未曾关上？这地上哪里来的鲜血？啊，这血迹来自绣房，待我看来。
 (孙母进，看。)

孙母 (白) 哎呀不好了！
 (孙母倒。〔乱锤〕。)

孙母 (扑灯蛾) 叫人心胆战、心胆战，
 二命丧黄泉、丧黄泉！
 忙把女儿唤，
 (白) 女儿快来！

孙玉姣 (内白) 来了！
 (孙玉姣上。)

孙玉姣 (扑灯蛾) 何事喊声喧？
 孙母 (扑灯蛾) 你舅父人头断，
 你舅母丧黄泉。

孙玉姣 (白) 孩儿看来。
 (孙玉姣看。)

孙玉姣 (白) 喂呀舅父、舅母啊！
 (扑灯蛾) 吓得魂飞散，
 头上发倒悬。
 快把邻居唤，
 (白) 母亲哪！
 (扑灯蛾) 好去报当官！

孙母 (白) 邻居们快来呀！
 (众邻居同上。)

众邻居 (同扑灯蛾) 快到二更半，
 来把邻居唤。
 半夜不睡觉，
 唤我们有何言？

孙母 (扑灯蛾) 普渡寺把经念，
 随我来了二亲眷。

众邻居 (同白) 不知哪里来的杀人贼，
半夜之中把头断、把头断！
我等看来。

(众邻居同看，邻居乙怕。)

邻居甲 (白) 怕什吗？

邻居乙 (白) 不怕。

邻居甲 (白) 你腿哆嗦什么？

邻居乙 (白) 我这腿有病。哟！怎么男人有头，女人无头？

邻居甲 (白) 想是滚在床下头啦。

邻居乙 (白) 找一找！

孙母 (白) 这便如何是好？

众邻居 (同白) 人命关天，赶紧报官去。

孙母 (白) 好，待我报官去。

众邻居 (同白) 半夜三更，你怎去报官？等天亮再去吧！

孙母 (白) 天明再去报官。

众邻居 (同白) 我们也该回去睡一会儿去啦。

孙玉姣 (白) 众位不要走，我母女害怕，烦劳列位帮忙看守尸身。

众邻居 (同白) 好，我们帮忙看守就是啦。

(孙玉姣哭。)

孙玉姣 (白) 舅父、舅母啊！

(众人同下。)

【第十场：推井】

(刘彪上。)

刘彪 (白) 来此已是刘公道门首，待我隔墙扔了过去。
呔！刘公道，老子给你送礼来啦！

(刘彪扔头，下。宋兴儿执灯上。)

宋兴儿 (念) 忽听人喊叫，夜已三更交。

(刘公道上。)

刘公道 (念) 不是牛生犊，就是羊下羔。

宋兴儿 (白) 打鬼打鬼！

刘公道 (白) 哪里有鬼呀？

宋兴儿 (白) 在这里。

刘公道 (白) 我看看。

(刘公道见人头。)

刘公道 (白) 哎呀！
(唱) 一见人头吓一跳，
浑身顿似冷水浇。
这场人命不得了，
(白) 哎，我的老婆子呀！
(唱) 这个人头怎开销？
(白) 兴儿啊，这、这、可、可、可、怎么好啊！

宋兴儿 (白) 我倒有个主意。

刘公道 (白) 你有什么主意，你、你、你、快说啊！

宋兴儿 (白) 后院有口硃砂井，将人头扔在井内，上复沙尘，消灭痕迹。

刘公道 (白) 若有人知道，那还了得！

宋兴儿 (白) 就是你我都知道，怎能走漏消息？

刘公道 (白) 说的是。快取斧头、铁锹来！

宋兴儿 (白) 是。

(宋兴儿下。)

刘公道 (白) 哎呀，我想兴儿乃是外人，倘若走漏风声，那还了得！我不免将头丢在井内之时，把他也打死井内，以免祸患。我就是这个主意。

(宋兴儿上。)

宋兴儿 (白) 取来了。

刘公道 (白) 你拿人头，咱们一起去。

宋兴儿 (白) 是。

(刘公道、宋兴儿同走圆场。)

宋兴儿 (白) 来到了。待我将人头丢了下去。

(宋兴儿扔头。)

刘公道 (白) 兴儿，你看里头有水无水？

宋兴儿 (白) 无有水。

刘公道 (白) 你往里看！

宋兴儿 (白) 无有水。

刘公道 (白) 无水你也下去吧！

(刘公道打宋兴儿下井。)

刘公道 (白) 事情是办完了，明日宋秀才与我要人，我拿何言答对呀？有了，明日我先递一张状子，告宋兴儿窃物逃走，叫他赔还我东西，就是这个主意。正是：

(念) 非是公道不公道，怕的兴儿嘴不牢。

(刘公道下。)

【第十一场：报官】

(四衙役、二班头、刑房引赵廉同上。)

赵廉 (引子) 钦受王命，郟郟县，辖管黎民。

(念) 金榜题名任县令，为官清正教黎民。万古流芳垂青史，不负皇恩与祖恩。

(白) 下官、赵廉。进士出身，在大明为臣。蒙圣恩钦授郟郟县正堂。自到任以来，倒也安静。今乃三、六、九日放告之期。

来，放告牌抬出！

二班头 (同白) 是。

(二班头同抬放告牌。孙母上。)

孙母 (白) 冤枉！

班头甲 (白) 有人喊冤。

赵廉 (白) 带上堂来。

班头甲 (白) 随我上堂！

孙母 (白) 与大老爷叩头！

赵廉 (白) 你叫何名，有何冤枉，讲！

孙母 (白) 孀妇孙屠氏。我胞弟屠中夫妇宿于我家，半夜之中，不知被何人杀死。老爷作主！

赵廉 (白) 竟有这等事！待我去到尸场验明尸身，再来追问情由。起过一旁。

唤仵作上堂！

班头甲 (白) 仵作上堂！

(仵作上。)

仵作 (白) 伺候老爷！

赵廉 (白) 随本县尸场验尸身。孙屠氏带在轿后。外厢顺轿尸场去者！

四衙役、二班头 (同白) 啊！

(众人同下。)

【第十二场：验尸】

(众邻居、地方同上。)

地方 (白) 天不早啦。孙寡妇报官怎么还不见回来呀！

(四衙役、二班头、仵作、刑房、孙母、赵廉同上。)

赵廉 (白) 唤地方、乡约！

地方 (白) 乡约不在。地方伺候太爷！

赵廉 (白) 点香搭尸！
 地方 (白) 是。
 (地方搭尸。)

地方 (白) 搭尸已毕。
 赵廉 (白) 仵作验来！
 仵作 (白) 啊！
 (仵作验尸。)

仵作 (白) 脖项俱受刀伤而死。男尸有头，女尸无头。
 赵廉 (白) 男尸有头，女尸无头，这又奇怪了。搭了下去！
 地方 (白) 啊！
 (地方搭尸下。)

赵廉 (白) 唤尸主！
 班头 (白) 唤尸主！
 孙母 (白) 伺候太爷！
 赵廉 (白) 死的是你什么人？
 孙母 (白) 是我胞弟屠申夫妇。
 赵廉 (白) 什么时候来到你家？
 孙母 (白) 昨日黄昏时候来的。
 赵廉 (白) 骑马，坐轿？
 孙母 (白) 我那胞弟乃是贫寒之人，步行而来。
 赵廉 (白) 你昨日怎样接待？
 孙母 (白) 昨日来到我家，就在我女儿房中安歇。不想天明出了这样大祸。
 赵廉 (白) 你女儿可曾许配人家？
 孙母 (白) 尚未婚配。
 赵廉 (白) 唤你女儿前来！
 孙母 (白) 是。
 女儿快来！
 (孙玉姣上。)

孙玉姣 (白) 来了。
 孙母 (白) 老爷唤你。
 (孙玉姣跪。)

孙玉姣 (白) 民女与太爷叩头！
 赵廉 (白) 你叫何名？
 孙玉姣 (白) 小字玉姣。
 赵廉 (白) 抬起头来！
 孙玉姣 (白) 是。
 赵廉 (白) 低头！你舅父、舅母被人杀害，你可知道？
 孙玉姣 (白) 民女不知。
 赵廉 (白) 在你房中被害，还说不知？不动大刑，谅你不招。
 来，大刑伺候！
 孙玉姣 (白) 哎呀！
 (孙玉姣吓倒，露镯。)

赵廉 (白) 慢来！看她手腕上带的什么？
 班头甲 (白) 是一只玉镯。
 赵廉 (白) 屠氏，你家贫穷，你女儿手上哪里来的玉镯？
 孙母 (白) 民妇家中无此物。
 赵廉 (白) 孙玉姣，你手上的玉镯是哪里来的？
 孙玉姣 (白) 乃是民女在门外捡了来的。
 赵廉 (白) 料你不肯实招。拶起来！
 班头甲 (白) 啊！
 (班头甲拶孙玉姣。)

孙玉姣 (白) 喂呀！
 (孙玉姣哭。)

赵廉 (唱) 都是你平日里不守闺范，
你不该背地里海淫盗奸。
这玉镯今在你自己手腕，
结交的是何人快说根源！

孙玉姣 (白) 喂呀！
(唱) 赠玉镯他本是富户乡宦，
他的名叫傅朋青春少年。
是那日买雄鸡含情无限，
有意儿将玉镯遗落门前。

赵廉 (白) 松刑！上了刑具，解衙收监！

班头甲 (白) 是。
(班头甲松刑，带孙玉姣同下。班头甲上。)

赵廉 (白) 这是火签，速传傅朋！

班头甲 (白) 是。
(班头甲下。刘公道上。)

刘公道 (白) 乡约与老爷叩头！

赵廉 (白) 本县到来多时，因何不早来伺候？

刘公道 (白) 小人家雇工宋兴儿，盗物逃走，小人追赶未获，有失状呈上。

赵廉 (白) 刑房，收了失状。差人捕捉。正是：
(念) 贱女狂夫两意颠，桑间私约结婚缘。暗地杀人无干证，岂知玉镯泄机关。
(白) 顺轿！

刘公道 (白) 送太爷！

赵廉 (白) 免！
(四衙役、班头乙、刑房、仵作、赵廉同下。刘公道下。)

众邻居 (同白) 我等告辞啦！

孙母 (白) 恕不远送了。
(众邻居同下。)

孙母 (白) 哎呀且住！我儿作下这样丑事，叫我何以为人？我不免逃往他方，削发为尼便了！正是：
(念) 玉姣女不正，有辱孙家门。莫怪娘心狠，都因你不贞。
(孙母下。)

【第十三场：堂审】

(四衙役、班头乙、刑房带孙玉姣同上。赵廉上。)

赵廉 (念) 但知孔圣三分礼，莫犯萧何律一条。
(白) 传女禁卒！

班头乙 (白) 传女禁卒！
(女禁卒上。)

女禁卒 (白) 伺候太爷！

赵廉 (白) 将孙玉姣收押监中。

女禁卒 (白) 是。
跟我走吧！

孙玉姣 (白) 喂呀！
(孙玉姣哭。女禁卒带孙玉姣同下。班头甲上。)

班头甲 (白) 启太爷：傅朋带到。

赵廉 (白) 带上堂来！

班头甲 (白) 傅朋上堂！
(傅朋上。)

傅朋 (念) 未犯萧何律，不知何是非？
(白) 父宪在上，治生打躬！

赵廉 (白) 上得堂来，身打一躬，有什么前程？

傅朋 (白) 世袭指挥。

赵廉 (白) 有何为证?
 傅朋 (白) 文书未到。
 赵廉 (白) 既然文书未到, 就为庶民, 竟敢大胆抗礼?
 傅朋 (白) 父宪息怒, 治生跪下了!
 (傅朋跪, 露镯。)
 赵廉 (白) 看他手上带的何物?
 刑房 (白) 是一只玉镯。
 赵廉 (白) 傅朋, 孙玉姣告你杀死他舅父、舅母, 还不从实招来!
 傅朋 (白) 治生不知孙玉姣她是何人。
 赵廉 (白) 你二人私自通奸, 还说不知?
 傅朋 (白) 我先人自洪武开基, 颇有功勋, 挣下世袭之功。既知法度, 岂能做那伤风败化之事? 望父母太爷详情!
 赵廉 (白) 你上得堂来, 拿“洪武开基”与“国家有功”和你的“世袭指挥”欺压本县不成?
 傅朋 (白) 治生不敢!
 赵廉 (白) 我谅你也不敢。你是世袭指挥, 就该谨遵圣教, 勤读诗书, 熟练弓马, 倘遇慌乱之年, 好来报效皇家知遇之恩, 才上不愧皇恩, 下不愧父母。你怎么懒读诗书, 不习弓马, 引诱人家妇女? 漫说你是小小指挥, 你可知“王子犯法, 庶民同罪”? 讲!
 傅朋 (白) 治生自幼攻书, 颇知礼义。断断不敢杀人!
 赵廉 (白) 不动大刑, 谅你不招。
 来, 大刑伺候!
 二班头 (同白) 啊!
 (二班头同与傅朋上刑。)
 赵廉 (白) 有招无招?
 傅朋 (白) 无有招的。
 赵廉 (白) 收!
 傅朋 (白) 有招!
 赵廉 (白) 松刑。叫他画供!
 傅朋 (白) 且住! 想我身体薄弱, 焉能受这五刑之苦? 待我招了吧!
 赵廉 (白) 杀人可是实情?
 傅朋 (白) 杀与不杀, 我情愿与他偿命。
 赵廉 (白) 你与孙玉姣可曾有奸?
 傅朋 (白) 通奸是真。
 赵廉 (白) 通奸杀人应该立斩! 只是男尸有头, 女尸无头, 首级哪里去了?
 傅朋 (白) 若问首级之事, 治生实在不知。
 (男禁卒暗上。)
 赵廉 (白) 来, 暂且钉扣收监!
 男禁卒 (白) 是。跟我走吧!
 (男禁卒带傅朋同下。)
 赵廉 (白) 刑房, 命你吩咐牢头, 押傅朋与孙玉姣相见, 看他二人相见, 是怎样行动, 暗暗听他们的口供。
 刑房 (白) 遵命。
 (刑房下。)
 赵廉 (白) 正是:
 (念) 要断十条律, 处处须用心。
 (白) 掩门!
 (众人同下。)

【第十四场：狱会】

(看监人上。男禁卒带傅朋同上。)

男禁卒 (白) 伙计, 开门!

看监人 (白) 是啦。
 (看监人开监门。傅朋、男禁卒同进。)

男禁卒 (白) 你下边歇息去吧!

看监人 (白) 是。
 (看监人下。)

男禁卒 (白) 傅公子, 你先在廊檐底下歇会儿。

傅朋 (白) 是。
 (傅朋叹气。刑房上。)

刑房 (白) 禁卒!
 (男禁卒出。)

男禁卒 (白) 什么事?

刑房 (白) 老爷吩咐: 叫孙玉姣与傅公子见上一面。

男禁卒 (白) 好。我给他搬个座儿来。
 (男禁卒进, 搬座。)

男禁卒 (白) 你坐这儿!

傅朋 (白) 是。
 (傅朋坐。女禁卒上, 男禁卒出。)

男禁卒 (白) 你把孙玉姣出来, 叫她跟傅朋见面。

女禁卒 (白) 不怕串供啊?

男禁卒 (白) 老爷吩咐的。

女禁卒 (白) 老爷吩咐的就不怕啦。
 孙玉姣走动啊!

孙玉姣 (内白) 喂呀!
 (孙玉姣上。)

孙玉姣 (唱) 闻传唤我怎敢装聋作哑,
 出帘来顾不得将人羞煞。
 见狱卒押一人坐在檐下,
 却不知是何人犯了王法。
 (白) 妈妈, 唤我何事?

女禁卒 (白) 你进去看看, 你们俩人认识吗?

孙玉姣 (白) 是。
 (孙玉姣进, 看傅朋。)

傅朋 (白) 你不是孙家大姐么?

孙玉姣 (白) 正是奴家。

傅朋 (白) 大姐, 我与你井水河流, 两不相犯。无故告我杀死人命, 是何道理?

孙玉姣 (白) 公子错怪, 哪个告你杀死人命?

傅朋 (白) 你既不曾告我杀死人命, 为何将我牵连在内?

孙玉姣 (白) 咳, 公子呀!
 (西皮二六板) 自那日买雄鸡初见尊驾,
 临行时遗玉镯引起葛瓜。
 我家中遭逢那人命事大,
 官来验动刑法猜疑奴家。
 他说奴有情人太伤风化,
 一时间尸场内动了刑法。
 女孩家受不过五刑拷打,
 无奈何才说出遗镯根芽。
 望官人休怪我将你告下,
 因玉镯起祸根将你攀查。

傅朋 (白) 住了!
 (西皮二六板) 相见时你家的竹帘未挂,
 买雄鸡问的是孙家妈妈。
 并不曾对你说半句情话,
 又无有久停留嬉笑磕牙。

那玉镯权当我有意留下，
说起来怎能算盗柳偷花？

孙玉姣 (西皮快板) 公子休要珠泪下，
牵连于你怨奴家。
虽是奴家冤屈你，
咱二人情意并不差。
兄妹之义权结下，
死后愿开连理花。
若有清官来释放，
当随兄长转回家。
公子含冤死地下，
情愿殉葬入黄沙。

傅朋 (唱) 大姐果然无虚假，
情深义远实可夸。

(白) 大姐言讲此话，可是真心？

孙玉姣 (白) 公子若肯收奴为妹，死后鬼魂也愿与你作伴。公子若是含冤受刑，奴家触壁身死，与你殉葬，以报此不白之冤。若有半点虚情，永沉地狱。愿即结拜，以表奴心。

傅朋 (白) 这个！

刑房 (白) 啊公子，大姐她受刑不过，冤屈了公子，死后情愿与你殉葬。既是如此何不生时结为夫妇，我愿为媒，成全你二人狱中成婚。若是日后拿住杀人凶犯，你二人也好出狱归家。

傅朋 (白) 啊老丈，我虽受屈含冤，怎能作非理之事？

刑房 (白) 公子可算至诚。牢头，将他二人禁于一处，诸事任他二人商议。

男禁卒 (白) 就这么办啦。

傅朋 (白) 还是要分房另住才是。

男禁卒 (白) 既然如此，你送孙氏到北屋，我送公子东房住。

傅朋 (念) 良缘不用人作伐，
孙玉姣 (念) 诚心自有天鉴察。
刑房 (念) 夫妻相见如陌路，
孙玉姣 (念) 云中秋月镜中花。
刑房 (白) 好一个“云中秋月镜中花”！我要回复太爷去啦。

傅朋、
孙玉姣 (同白) 有劳了！
(刑房下。)

男禁卒、
女禁卒 (同白) 都回房里歇息去吧！
(傅朋、孙玉姣对看，自两边分下。男禁卒、女禁卒自两边分下。)

【第十五场：发签】

(赵廉上。)

赵廉 (唱) 刑房监中去查看，
良久未见转回还。
暗访此事为剖辨，
以免内中有奇冤。

(刑房上。)

刑房 (唱) 已然查明这情案，
见了太爷说根源。
(白) 参见太爷！

赵廉 (白) 罢了。命你查访内中情由，怎么样了？

刑房 (白) 他二人见面，并不知案从何起，傅朋遗镯是真，二人私通是假。那孙氏言道，今生不能成为夫妇，许结阴世夫妻，以表清白，以报冤枉。

赵廉 (白) 如此说来，杀人凶犯，未必是他。
 (赵廉想。)

赵廉 (白) 哦，我倒想起来，我想来宋兴儿同他在一巷居住，夤夜逃走，况且事出一夜，这凶犯必定是宋兴儿了。

刑房 (白) 老爷何不出签，拿宋兴儿家属一问？

赵廉 (白) 言之有理。
 传班头！

刑房 (白) 传班头！
 (二班头同上)

二班头 (同白) 伺候太爷！

赵廉 (白) 命你等去拿宋兴儿家属，公堂听审，不得有误！

二班头 (同白) 遵命！
 (二班头同下。)

赵廉 (白) 定是宋兴儿将人杀死，冤屈傅朋是我之错也！
 (唱) 孙玉姣并非是私会淫荡，
 傅公子也不是钻穴儿郎。
 我用那五刑拷将人冤枉，
 触动了天地怨阴功损伤。

(赵廉、刑房同下。)

【第十六场：拘拿】

(宋巧姣上。)

宋巧姣 (引子) 愁眉难放，叹手足，踪迹不详。
 (念) 无心理发与梳妆，镜台含泪想亲娘。枕畔伤悲魂欲断，泣不成声实感伤。
 (白) 奴家、宋氏巧姣。爹爹宋国士，自幼攻书，时运乖蹇，未得名列金榜，困居潦倒，半生落魄难支。生下我姐弟二人。不幸母亲下世，一贫如洗，万般无奈。我弟去刘公道家中佣工，不想半夜私逃。我父到外边寻找兄弟去了，尚未见回来。想起家中困苦难堪，何年何月是出头之日也！

(二黄原板) 宋巧姣闷无聊泪如雨降，
 伤心泪似断线想起亲娘。
 最可叹父母恩将儿生养，
 并无有行孝资供奉高堂。
 我的父他半生潦倒沮丧，
 可叹他苦读文章、未入皇榜、家贫如洗、实无奉养、有愧汉朝贤良的孟光。
 我兄弟去佣工夜间逃往，
 我的父去寻找不见还乡。

(二班头同上。)

二班头 (同白) 来到啦。有人吗？

宋巧姣 (白) 哪一个？

二班头 (同白) 是我。

宋巧姣 (白) 你们是哪来的？

班头甲 (白) 郟邬县来的。

宋巧姣 (白) 到此作甚？

班头甲 (白) 刘公道把你们告下来啦，说宋兴儿拐物逃走，带宋国士上堂回话。

宋巧姣 (白) 我父不在家中。

二班头 (同白) 哪儿去啦？

宋巧姣 (白) 寻找我兄弟未归。

班头甲 (白) 既是你父亲不在家，没别的，你随我们哥俩辛苦一趟吧！

宋巧姣 (白) 我乃女孩儿家，怎能随你们出入公衙？

班头甲 (白) 我们也不愿意带你。你父亲不在家，我们白来一趟，这时候空着回去，待会还得来，来回就是四趟，跑坏鞋谁给买？怎么办，你说！你给我们哥俩拿几两银子弄双鞋穿，我们也就不带你啦。

宋巧姣 (白) 我家无有银两。
 班头甲 (白) 没有银子? 那可没有法子。姑娘啊, 你跟着去一趟吧您您!
 宋巧姣 (白) 你等说话要放尊重些!
 二班头 (同白) 我们哥俩这是差使!
 宋巧姣 (白) 好。待我去到堂上, 先回明你家太爷, 就说你们倚仗官衙势力, 欺压良民, 恶讨脏银。
 二班头 (同白) 哎哟, 那可使得不得! 我们方才那是跟您说笑话哪!
 宋巧姣 (白) 我一定要去。
 班头甲 (白) 姑奶奶, 您别怪我们, 我们自小爹妈就死啦, 没有受过教训。我的姑奶奶!
 宋巧姣 (白) 既是这等说, 我到堂上, 不提此事也就是了。
 二班头 (同白) 谢谢您!
 宋巧姣 (白) 待我唤街坊前来托付托付。
 二班头 (同白) 对, 您托付托付。
 (二班头同背供。)
 二班头 (同白) 好厉害啊!
 宋巧姣 (白) 街坊们快来!
 (众邻居同上。)
 众邻居 (同白) 宋大姐, 有何话讲?
 宋巧姣 (白) 刘公道把我们告下来了。我随他们公堂走走。烦劳众位照看门户。我爹爹回来, 就说我公堂去了。
 众邻居 (同白) 我们照看门户就是。
 宋巧姣 (白) 有劳了!
 二班头 (同白) 咱们走吧!
 (二班头带宋巧姣同下。宋国士上。)
 宋国士 (二黄摇板) 也不知小兴儿逃往何向,
 倒叫我年迈人心中惨伤。
 众邻居 (同白) 宋先生, 方才县衙中来了二个公差, 将你女儿带到县衙去了!
 宋国士 (白) 竟有这等事! 烦劳列位与我照看门户, 待我赶到公堂。
 (宋国士下。众邻居同下。)

【第十七场：公堂】

(四衙役、刑房引赵廉同上。)
 赵廉 (念) 不能辨民冤枉, 何须位列公堂!
 (二班头同上。)
 二班头 (同白) 启太爷: 小人将宋兴儿家属带到。
 赵廉 (白) 带上堂来!
 二班头 (同白) 是。
 (二班头同下。二班头带宋巧姣同上。)
 二班头 (同白) 叫你上堂回话。我们哥儿俩的事, 您可别说!
 宋巧姣 (白) 晓得了。
 (宋巧姣进。)
 宋巧姣 (白) 民女叩头!
 赵廉 (白) 嗯! 命你二人带宋兴儿家属, 为何将幼女带来?
 二班头 (白) 小人去带宋兴儿家属, 宋先生不在家中。将他女带来, 宋先生随后也就来啦。
 宋巧姣 (白) 启禀太爷: 他二人到了我家, 见我父不在家中, 说了许多轻薄之话, 与我讨要银钱, 民女说声无有, 就将民女带来。想我本是闺门幼女, 出入公堂, 有什么体面? 他们倚仗官府, 欺压民间妇女, 难道说黎民百姓就该死不成么?
 赵廉 (白) 哇! 你二人不该讨取脏银, 欺压民间妇女。
 来, 掌嘴二十!
 四衙役 (同白) 啊!
 (四衙役同打二班头。宋国士上。)
 宋国士 (白) 父母太爷在上, 生员宋国士拜揖!

赵廉 (白) 罢了。

宋国士 (白) 生员欠下官债？

赵廉 (白) 无有。

宋巧姣 (白) 我父缺少地亩钱粮？

赵廉 (白) 也无有。

宋国士 (白) 既是——

宋巧姣 (白) 爹爹，待孩儿与他讲话。

(宋巧姣向赵廉。)

宋巧姣 (白) 我父女一不欠官债，二不缺少地亩钱粮。无故将我父女拿到公堂，所欲何为？

宋国士 (白) 是呀！

赵廉 (白) 你子兴儿，与刘公道家中佣工，为何在夜间盗物逃走？

宋巧姣 (白) 就是我兄弟盗物逃走，刘公道失去什么东西，民女件件包赔，也不该将我父女带上公堂啊！

赵廉 (白) 盗物事小！

宋巧姣 (白) 何事为大？

赵廉 (白) 孙家庄一夜连杀二命，兴儿夤夜逃走，两案事出一夜，叫本县不得不疑！

宋国士 (白) 这！

宋巧姣 (白) 啊太爷，我家兄弟年轻幼小，既然杀人，焉能盗物？既然盗物，又焉能杀人？况且区区幼童，亦不能夜杀二命啊！

赵廉 (白) 这！

宋巧姣 (白) 爹爹，你说话呀！

宋国士 (白) 小儿年幼，既然杀人，焉能盗物？既然盗物，焉能杀人哪？

赵廉 (白) 这个！

宋巧姣 (白) 哪个？

赵廉 (白) 将你这女子收监。

宋巧姣 (白) 你收我不得！

赵廉 (白) 怎么收你不得？

宋巧姣 (白) 刘公道失去何物，叫他当堂与我质对。

赵廉 (白) 对与不对，定要将你收监！

宋国士 (白) 你收她不了！

宋巧姣 (白) 爹爹，不要生气，你想啊，他若不将女儿收监他一辈子也退不了堂。爹爹你看，郟邬县堂上，暗无天日，他不是做官来了，他是害民来了。你们倒是走啊！好厉害的嘴！

二班头 (同白)
(二班头带宋巧姣同下。)

宋国士 (白) 脏官，你不是这样断法？

赵廉 (白) 公堂之上，哪容你大呼小叫？来，与我赶下堂去！

四衙役 (同白) 啊！

宋国士 (白) 咳！

(四衙役赶宋国士同下。)

赵廉 (白) 啊呀，好一个秀才的女子，上得堂来，三言两语，问得本县无言答对。看这女子口供，杀人凶犯又不是宋兴儿，这场官司，真真难死我也！来，退堂！

四衙役 (同白) 啊！
(众人同下。)

【第十八场：盘情】

(女禁卒、孙玉姣同上。)

孙玉姣 (二黄摇板) 在狱中愁惨凄双眉紧皱，
再三看白玉镯珠泪交流。
但不知这官司何时了，
除非是遇青天才能罢休。

(二班头带宋巧姣同上。)

宋巧姣 (二黄摇板) 进狱来战兢兢低头行走，
二班头 (同白) 这是男监，这边儿是女监。
宋巧姣 (二黄摇板) 原来是男女们各有收留。
(宋巧姣看。)

宋巧姣 (二黄摇板) 看犯人俱都是眉头紧皱，
凭空地到此间怎不忧愁！
二班头 (同白) 把她交你啦，我们可走啦。
女禁卒 (白) 交给我吧。你去吧！
(二班头同下。)

宋巧姣 (白) 啊妈妈，我乃民间之女，不晓得什么。还求妈妈怜恤！
女禁卒 (白) 哟！这位大姐说话多好啊！不要紧，用什么东西，办点儿什么事，你找我。
宋巧姣 (白) 多谢妈妈！
女禁卒 (白) 不用谢，你先坐这儿歇会儿吧。
宋巧姣 (白) 啊，这位大姐可好啊？
(宋巧姣行礼。)

孙玉姣 (白) 还礼。姐姐尊姓大名？
宋巧姣 (白) 奴家宋氏，小字巧姣。
孙玉姣 (白) 身犯何罪，被收监中？
宋巧姣 (白) 盗案牵连，无甚妨碍。请问姐姐贵姓高名，住在何处？
孙玉姣 (白) 奴家姓孙，小字玉姣，孙家庄人氏。
宋巧姣 (白) 你可是孙妈妈的令媛么？
孙玉姣 (白) 贵宅凶事，小妹略闻一二。不知令亲果是傅公子所杀么？
孙玉姣 (白) 姐姐再休提起！
(二黄慢板碰板) 提起这冤枉事古今少有，
把一个陌路人指作禁囚。
宋巧姣 (白) 我想你二人见面之时，必有什么背人言语？
孙玉姣 (白) 交谈不过三言两句，实无有什么背人之语。
宋巧姣 (白) 既无风吹，哪有草动之理？
孙玉姣 (白) 咳！
(二黄慢板) 他受屈皆因是败家出丑，
话头长说不尽许多情由。
宋巧姣 (白) 你我俱是闺阁女流，但讲何妨！
孙玉姣 (白) 大姐呀！
(二黄原板) 买雄鸡留玉镯相逢邂逅，
来了那刘媒婆见物追求。
宋巧姣 (白) 想是要与你作伐？
孙玉姣 (二黄原板) 她夸口要将我姻缘成就，
取走了红锈鞋代结鸾俦。
宋巧姣 (白) 她可回复与你呀？
孙玉姣 (二黄原板) 盼回音整五天昼夜等候，
鱼又沉雁又杳不见回头。
宋巧姣 (白) 令亲在何处，被人杀害？
孙玉姣 (二黄原板) 绣房内遭杀害母亲出首，
县太爷见玉镯气冲斗牛。
受不过五刑拷画供招就，
连累了傅公子无了无休。
宋巧姣 (白) 呀！
(二黄原板) 听她言低头想沉吟良久，
这才是花有意引蝶来偷。
虽则是男子有情、女子有意、事不密把事漏，我只得分她的忧、解她的愁、劝
她放心、来把时机候，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少年琴瑟、偕老白头。
劝她的金石言忙说出口，

(白) 姐姐呀!

(二黄原板) 听小妹把良言细说根由:
为女子必须要葳蕤谨守,
才不愧父母训闺阁女流。
倘若是败家声百年遗臭,
纵做了贵人妻丑名难丢。
出人命多只为奸淫奔走,
败家风不顾耻又不顾惭羞。
你家中人命事不难猜透,
就在那刘媒婆身上追求。

孙玉姣 (唱) 听她言如梦醒方解此扣,
求良策把此事一笔来勾。

(白) 大姐言的极是, 应在刘媒婆身上追求。只是杀人凶犯哪里去找?

宋巧姣 (白) 我与你写下一纸供状, 单告刘媒婆诱物卖奸, 哪怕她不献出杀人凶犯?

孙玉姣 (白) 如此姐姐请上, 受我一拜!

(唱) 好一似长夜过即逢白昼,
姐姐是观世音排开慈舟。
老淫妇行奸计今才参透,
诬绣鞋赠别人引鱼上钩。

宋巧姣 (唱) 傅公子遭无辜不可不救,
刘媒婆诬绣鞋起祸根由。
杀人贼料她知十有八九,
大谅她瞒不过我腹内奇谋。

(院子上。)

院子 (白) 奉了老夫人之命, 与公子送饭, 我不免监中走走。

(院子走圆场。)

院子 (白) 来此已是。
禁卒!

(男禁卒上。)

男禁卒 (白) 唉, 老哥哥, 您来啦, 进来吧!

(院子进。)

男禁卒 (白) 您干什么来啦?

院子 (白) 奉了老夫人之命, 送饭来了。这里有五两银子, 老夫人赏与你的。

男禁卒 (白) 又叫她老人家花钱, 来一趟就给钱, 您给我又不能不要, 老太太的脾气不好, 一个不要, 又怕她老人家生气。公子在屋里, 快去吧!

院子 (白) 是。

(院子下。)

孙玉姣 (白) 啊姐姐, 等你官司完结, 出得狱去, 必须想一良策, 搭救我们出狱才是!

宋巧姣 (白) 等我出狱之后, 必有良策, 替你鸣们冤。

孙玉姣 (白) 多谢姐姐!

宋巧姣 (白) 你我姐妹何须客气。

(院子上。)

院子 (白) 公子这里还有五两银子。

男禁卒 (白) 您替我谢谢吧!

院子 (白) 这饭, 叫我送与她的。

男禁卒 (白) 送给她的, 干嘛冲着我说啊?

院子 (白) 公子送你五两银子。

女禁卒 (白) 我谢谢! 又叫您花钱。

院子 (白) 孙大姐, 请来用饭。

孙玉姣 (白) 叫公子用吧!

院子 (白) 公子用过了。

孙玉姣 (白) 哦, 用过了, 放下。

宋巧姣 (白) 想是令堂命人送来的?

孙玉姣 (白) 家母对我如同仇人一般，焉能与我送饭？这是傅老夫人周济我的。这是傅家院公。

宋巧姣 (白) 何不叫他去到公子房中，要份纸笔前来。

孙玉姣 (白) 这位大姐要与公子写一冤状，替公子鸣冤。你去公子房中索纸笔前来。

院子 (白) 是。

(院子下。)

孙玉姣 (白) 奴家怎好叨扰？

孙玉姣 (白) 同狱受难，你我亲如姐妹，何必太谦？

宋巧姣 (白) 如此奴家叨扰了！

(宋巧姣、孙玉姣同用饭。院子、傅朋同上。)

傅朋 (唱) 老苍头讨纸笔官司有救，
说有个女犯人替我出头。
想必是才智广案情料就，
走向前躬身儿施礼相求。

院子 (白) 纸笔到。我家东人来了。

孙玉姣 (白) 傅郎来了。

傅朋 (白) 宋大姐在哪里？

孙玉姣 (白) 在帘内。

傅朋 (白) 小生隔帘拜揖了！

宋巧姣 (白) 奴家还礼。

傅朋 (白) 苍头言道，大姐精通翰墨，要替小生鸣冤。不知大姐果肯赐恩否？

宋巧姣 (白) 方才听见孙家姐姐细说此事的颠末，顿起一腔不平之心。要知杀人凶犯，全在刘媒婆身上。

傅朋 (白) 哪个刘媒婆？

孙玉姣 (白) 屠户刘彪之母。

傅朋 (白) 哦哦是了，那日刘彪在大街讹诈于我，言道孙家告我调戏她的女儿。我命家院打他。刘公道在旁劝解，此事方才罢休。

宋巧姣 (白) 如此说来，杀人凶犯，定是刘彪无疑了。待奴家写一纸冤状，投于官府，管保公子出狱。

傅朋 (白) 若得洗清冤枉，我与大姐结为兄妹。

宋巧姣 (白) 奴家就拜老夫人为母。

傅朋 (白) 身无别物，只有玉镯一只，送与贤妹佩戴，异日出狱，去往我家认母。苍头，送玉镯过去。

(傅朋递玉镯与院子，院子递玉镯与宋巧姣。)

宋巧姣 (白) 多谢兄长！

傅朋 (白) 贤妹呀！

(二黄原板) 冤枉事仗贤妹翰墨搭救，
出狱时造尊府以礼相酬。
此恩德尘世上实在少有，
你可算救命神开来慈舟。
择佳婿赔妆奁话不虚谬，
若食言为禽兽不如马牛。

孙玉姣 (二黄原板) 到如今笔墨纸件件都有，
实可厌那狱卒冷眼来瞅。
在灯下用功夫免得泄漏，
斩葛藤全仗你胸中奇谋。

宋巧姣 (二黄原板) 论吉人自有那天地保佑，
公堂上辩冤枉且莫害羞。
非是我出大言自夸其口，
保你们吹玉箫同上凤楼。

傅朋 (二黄原板) 兄妹们——

孙玉姣 (二黄原板) 在狱中——

宋巧姣 (二黄原板) 暂且——

傅朋、
孙玉姣、
宋巧姣 (同二黄原板) 分手，
早出狱兄妹们早解忧愁。

(众人自两边分下。)

【第十九场：出狱】

(宋国士上。)

宋国士 (二黄散板) 跑得我两腿酸心中悲切，
为女儿飞来祸愁锁眉睫。
少金银伸两手无处告借，
儿失踪女入牢如遭浩劫。

(院子上。)

院子 (白) 宋先生，老奴见礼了！
宋国士 (白) 老掌家，还礼了。
院子 (白) 宋先生，为何这等慌忙？
宋国士 (白) 实不相瞒，小儿不才，与人佣工，盗物逃走，把我女儿寄留监中。老夫要击鼓鸣冤，班头阻挡，只要十两脏银，官司就可结案。老夫要去央求朋友。
院子 (白) 你不用去了。令媛在狱中，与我家公子写状辩冤。老奴回去禀告老夫人，她与我十两纹银，与令媛作为出狱之费。
宋国士 (白) 可是真的么？
院子 (白) 哪有什么假的？银子在此，宋先生请看。
宋国士 (白) 待我谢天谢地！官司完结，再谢掌家。
院子 (白) 理应效劳。
宋国士 (白) 随我衙前走走。正是：
(念) 神灵庙主富，官清衙役穷。

(班头甲暗上。)

宋国士 (白) 都头，见礼了！
班头甲 (白) 太爷说，叫你办十两银子，办到了没有？
宋国士 (白) 俱已办到，故来完纳。
班头甲 (白) 可是十两？
宋国士 (白) 一分也不少。
班头甲 (白) 你在二门等候，我去领令媛出狱。

(班头甲下。)

宋国士 (白) 小女出狱，先拜老夫人。
院子 (白) 我家东人吩咐，叫搬到我家居住。
宋国士 (白) 公子救我女儿出狱，就与公子为妻罢了。
院子 (白) 既为兄妹，何出此言？
宋国士 (白) 使不得？
院子 (白) 使得的。

(班头甲、宋巧姣同上。)

宋国士 (白) 小女出狱来了。
宋巧姣 (唱) 出狱来抛不下玉姣姐姐，
又不知这命案何日归结。
可叹那傅公子身遭缱绻，
孝顺子系狱中定省有缺。
(白) 爹爹呀！
宋国士 (白) 儿呀！

(宋国士哭，转向班头甲。)

宋国士 (白) 都头，我还要面见太爷，抽出雇工文契。
班头甲 (白) 宋先生你不知道，只因太尉千岁与皇太后来法门寺降香，太爷问安去啦。等他回来我替你回禀吧。

宋国士 (白) 千万多加美言!
 班头甲 (白) 您放心, 都有我啦。
 (班头甲下。)
 宋国士 (白) 儿呀, 随我去到傅家拜见老夫人!
 (唱) 我的儿认义兄心要真切,
 宋巧姣 (唱) 我必要把此事与他了结。
 宋国士 (唱) 蒙周济本该当以礼叩谢,
 宋巧姣 (唱) 认义母叩谢她将我提携。
 (宋国士、宋巧姣、院子同下。)

【第二十场：结亲】

(傅母上。)
 傅母 (西皮散板) 每日间在神前抽签问课,
 一夜里正五更两眼未合。
 祸事来急得我难以躲避,
 好一似平地上起了风波。
 (院子上。)
 院子 (白) 启禀老夫人: 宋姑娘出狱, 宋先生带女登门叩谢。
 傅母 (白) 请他们进来。
 院子 (白) 有请宋先生!
 (宋巧姣、宋国士同上。)
 宋国士 (唱) 我自愧身褴褛衣敝巾破,
 宋巧姣 (唱) 读书人谒宦门岂在衣薄!
 宋国士 (唱) 会武时论不得文章功课,
 宋巧姣 (唱) 缙绅门到底是敬重才学。
 宋国士 (白) 老夫人在上, 生员宋国士拜揖!
 宋巧姣 (白) 与老夫人叩头!
 傅母 (白) 快快请起。
 院子 (白) 家院, 看坐!
 院子 (白) 是。
 (院子看座。)
 宋国士、
 宋巧姣 (同白) 老夫人在此, 哪有我父女座位?
 傅母 (白) 有话叙谈, 哪有不坐之理?
 宋国士、
 宋巧姣 (同白) 谢坐!
 傅母 (白) 大姐, 今春多大年岁了?
 宋巧姣 (白) 一十五岁。
 傅母 (白) 可曾许字人家?
 宋国士 (白) 尚未婚配。
 傅母 (白) 大姐所戴玉镯, 莫非是小儿所赠?
 宋巧姣 (白) 正是。在狱中与公子结为兄妹, 以此为证, 来拜老夫人为母。
 傅母 (白) 宋先生, 令媛尚未婚配, 与其拜老身为母, 何不拜老身为婆婆啊?
 宋国士 (白) 老夫人, 既不嫌寒门贱陋, 愿执箕帚。
 宋巧姣 (白) 儿呀, 还不拜过你家婆母!
 宋巧姣 (白) 呀!
 (唱) 蒙恩兄在狱中玉镯赐我,
 老爹爹许婚姻不加推托。
 我只得面含羞向前拜过,
 跪面前重行礼叩见婆婆。
 傅母 (唱) 谢亲翁许姻亲慷慨一诺,
 再不用请执柯登门说合。

宋国士 (唱) 婚姻事由父母一言定妥，
执柯人就是那一只玉镯。

宋巧姣 (白) 媳妇有一言禀告婆母。

傅母 (白) 有话慢慢讲来。

宋巧姣 (白) 如今太尉千岁来在法门寺降香，若得一人前去告状，此案必能完结。

傅母 (白) 我儿说的倒也有理。只是刘公公大似皇上，哪个敢去喊冤？

宋巧姣 (白) 孩儿不才，情愿前去喊冤。

傅母 (白) 小小年纪，如何去得？

宋巧姣 (白) 媳妇虽然年幼，倒有些胆量，婆婆但放宽心。

傅母 (白) 哪个随你前去？

宋巧姣 (白) 我父随我前去，外雇养娘一名。

傅母 (白) 宅内养娘数个，何必再雇他人？

宋巧姣 (白) 此事非刘彪之母前去不可。

傅母 (白) 怕她不肯前去？

宋巧姣 (白) 假装探亲，多出一些工钱，她自然愿去。

傅母 (白) 何必单雇她去？

宋巧姣 (白) 孙家庄命案，俱在媳妇胸中，我想刘媒婆诩鞋卖奸，人命之事，她必然知晓。
恐她走漏消息，凶犯逃走，故尔带她前去。

傅母 (白) 这就是了。
家院，命你去找刘媒婆，就说要往兴平县探亲，雇她作伴，不怕多花银钱，必要她去。

院子 (白) 遵命。
(院子下。)

傅母 (白) 就烦亲翁走上一趟。

宋国士 (白) 必要跟她前去。

傅母 (白) 你们也要收拾收拾。正是：
(念) 池水掀起一丈浪，
宋国士 (念) 事到头来没奈何。
宋巧姣 (念) 手持状纸兴平去，
傅母 (念) 释放鹦鹉出网罗。
(宋国士、宋巧姣、傅母同下。)

【第二十一场：起程】

(刘媒婆上。)

刘媒婆 (念) 家贫无食用，难解腹内空。
(白) 这些日子，我的生意不好，又遇见这样荒年，这日子真不好过。我的孩子又不务正道，细想起来可怎么好噢！

(院子上。)

院子 (白) 来此已是。
刘妈妈在家么？

刘媒婆 (白) 谁呀？

院子 (白) 是我。

刘媒婆 (白) 傅宅老管家呀！有什么事吗？

院子 (白) 我们要往兴平县探亲，叫你作伴前去。

刘媒婆 (白) 我家里没人。

院子 (白) 不过数日也就回来了。

刘媒婆 (白) 我家里实在没人哪！

院子 (白) 多把银钱与你。

刘媒婆 (白) 看在钱的份上，我跟你去一趟吧。多晚走？

院子 (白) 今日就走。

刘媒婆 (白) 我告诉街坊一声儿。
隔壁二大妈！

二大妈 (内白) 什么事?
 刘媒婆 (白) 等我儿子回来, 就说我往傅府佣工去啦。等个十天八天的就回来。
 二大妈 (内白) 是啦。
 刘媒婆 (白) 咱们走吧。先赚俩钱儿花。
 (院子、刘媒婆同走圆场。)
 院子 (白) 来到了。在门外等候。
 刘媒婆 (白) 是啦。
 院子 (白) 有请老夫人。
 (傅母、宋国士、宋巧姣同上。)
 傅母 (念) 太尉威权重,
 宋国士 (念) 王法不容情。
 宋巧姣 (念) 主意安排定, 何妨见至尊。
 院子 (白) 刘媒婆唤到。
 傅母 (白) 唤她进来。
 院子 (白) 随我进来。
 (院子引刘媒婆同进。)
 院子 (白) 见过老夫人。
 刘媒婆 (白) 参见老夫人。
 傅母 (白) 罢了。这是我的媳妇, 你们见过。
 刘媒婆 (白) 少奶奶您好? 我有什么到不到的, 您多担待!
 傅母 (白) 一路之上, 多加小心!
 刘媒婆 (白) 您放心吧。到那儿我跑不了。
 傅母 (白) 她要往兴平县探亲, 取妆奁, 要你作伴前去。回来定不少你的工价。
 刘媒婆 (白) 老夫人多恩典吧!
 宋巧姣 (白) 媳妇拜别婆婆。
 傅母 (白) 不用拜了。
 宋巧姣 (白) 婆婆呀!
 (唱) 儿今此去无二意,
 此事缄口莫要提。
 快快送信与公子,
 千万莫漏这消息。
 傅母 (唱) 言语练达合礼义,
 老身喜悦展愁眉。
 全仗奇谋施巧计,
 你可算女陈平逢凶化吉。
 宋国士 (唱) 女孩儿归傅门赤绳已系,
 未拜堂先与夫分辩冤屈。
 宋巧姣 (唱) 辞别婆母出门去,
 千岁台前辩冤屈。
 (宋国士、宋巧姣、刘媒婆同下。)
 傅母 (唱) 媳妇去辩冤屈事,
 闷坐家中等信息。

(傅母、院子同下。)

【第二十二场：候驾】

(贾桂上。)
 贾桂 (念) 自幼净身着紫袍, 枉食千钟禄位高。百媚千娇贪富贵, 不如乡间学渔樵。
 (白) 咱家、太尉千岁门下传宣太监贾桂是也。只因千岁同老皇太法门寺降香, 天不早啦, 也不知千岁爷起来没有。我不免吩咐校尉们都伺候着。正是:
 (念) 已受皇家俸, 当差莫辞劳。
 (贾桂下。)

【第二十三场：假访】

(宋国士、宋巧姣、刘媒婆同上。)

宋国士 (唱) 都只为这亲眷无处寻觅,
宋巧姣 (唱) 但不知到何处去把身栖。
(白) 爹爹, 亲眷不知住于何处, 这在哪里寻找?
刘媒婆 (白) 不打听好啦, 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 就来探亲, 这不是找麻烦吗?
宋国士 (白) 不妨, 前面有一“白衣庵”, 你我暂住那里, 慢慢打听也就是了。
宋巧姣 (白) 就依爹爹。
宋国士 (唱) 暂住在白衣庵慢慢寻觅,
宋巧姣 (唱) 刘媒婆怎知我腹内心机。

(宋国士、宋巧姣、刘媒婆同下。)

(完)